

文艺简讯

江陵作家赵义勇长篇纪实小说《楚天烽火》入选《全国十佳红色经典小说》候选篇目

本报讯(通讯员戴军)近日,2022年2月号(专刊)第一期《今古传奇》“创刊四十周年专刊之红色传奇”头条发表江陵作家赵义勇创作的长篇纪实小说《楚天烽火》。这部小说以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进行土地革命的历史为背景,展现土地革命时期党领导下的沙岗白鹤湖及荆江两岸人民如火如荼、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的历史画卷。

土地革命时期,沙岗白鹤湖地区最早燃起革命火种,沙岗年关暴动,成为荆江两岸系列暴动中最成功的典范;最早建立的工农革命武装——江陵县工农兵大队(即白鹤湖游击队)成为后来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二方面军的骨干力量;最早在白鹤湖地区形成红色武装根据地,成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主要策源地。

小说始于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前后,止于1930年7月,红六军、红四军(会合后改为红二军)公安南平会师后两军在马家寨渡江,并在普济观正式成立红二军团。小说以其3年间发生在江陵境内的诸多重大革命历史事件如邹家集秋收暴动、沙岗年关暴动,县工农兵大队(即白鹤湖游击队)成立、白鹤湖根据地建立、鄂西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在九甲湾召开、沙岗保卫战、江陵县苏维埃政府在黄影虹成立并在胡场召开庆祝大会、红六军成立、两战郝穴大捷,成立郝穴市、鄂西联军苏维埃筹备处迁郝穴办公、红四军红六军在马家寨渡江、红二军团在普济观成立等为主线而展开。着重塑造了贺龙、周逸群、许光达、段德昌、柳直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陈香坡、彭之玉、陈书桂、彭之任、贺彪、马子厚、黄杰、马希文、徐开芝等大批早期革命者性格迥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这部21万字的小説同时还浓墨重彩地描绘了白鹤湖及江汉平原水乡特色的迷人景观和本土淳朴的民风民俗。如民间习俗腊月二十四打堂尘、敬灶神、拍簸箕、摔尿罐赶“天狗”、闹新房等等。民间艺术皮影戏、舞龙、采莲船、蚌壳精、江陵民歌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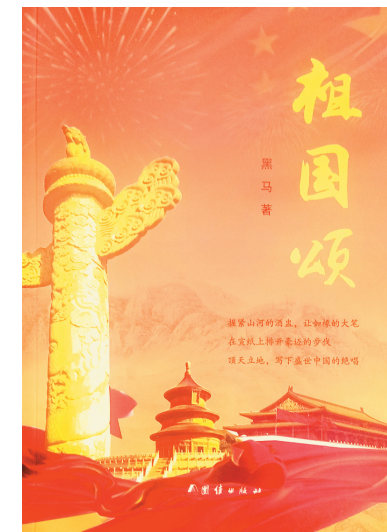
小说具有一定的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是一部重温革命历史,再现革命场景,弘扬革命正气的史诗般的精品之作,已列入《全国十佳红色经典小说》候选篇目。

作者赵义勇,系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江陵县作协主席、《江陵文学》主编。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业余文学创作,先后有200余篇(计200多万字)作品在各类报刊杂志上发表。曾获全国短篇小说“文华”征文奖及各种奖项20余次,有作品入选各种选集10余部。电视短剧分别在上海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全国征集活动中获奖并播出。著有长篇小说《雾天龙》(上部)。

垄上诗评

盛世中华的一曲绝唱——有感于诗集《祖国颂》的爱国深情

□ 西杨庄



灵的境界,以他胸有祖国蕴藏大义的磅礴喷发,具有一定重量的黄钟大吕之音。

寄情祖国,蕴思深刻。《祖国颂》由“歌唱中国”“励志中国”“梦想中国”三个部分组成,顾名思义,热爱祖国是其突出主题。把爱国作为自己诗歌的主题不是多数诗人所能做到的。黑马将祖国最美的风景凝于笔端,于是就有了《祖国,我的江南之歌》《版图上的中国》《长江颂》《我爱你,宝岛台湾》等佳作的出现。而他的爱国主题诗歌就像他笔下的诗句“从扉页到封底,写着爱,仿佛一束燃烧的火焰”一样,连成一片,像千年不败的旖旎花朵,又像大地长出的温婉歌声,表达的爱国情感既自然又深厚。读着这些富有质感的文字,使人忘了时光,忘了世界,浑然沉浸在了诗的意境之中,心头也荡漾出了宁静恬淡而又清新的芬芳。

颂唱祖国,蕴意深情。拳拳之心的情感最能打动人心。《祖国颂》以大量的比喻和拟人串联起了诗人歌颂祖国的款款深情。“枪声是风口浪尖上最灿烂的桃花”、“河流像一只金色的喇叭,吹奏一夜夜歌”、“沧桑的时光永恒/在清晨与黄昏的眺望中/那是民族骨髓深处奔出的马匹/依稀梦里的栈道驮着历史的背景远走”等新颖的比喻瞬间戳中读者的内心,让人不禁生出几许共鸣和感叹;“碧绿的大地上,见动着镰刀的光泽/绿色的火焰升华成伟人的思想/东方升起朝霞/时间的指针峰回路转,山高水长/挽着辉煌的文明解读阳光和梦的宽广”,富有表现力的拟人、象征手法的运用更是增强了诗句的感染力,延伸了内蕴,创造出了一种艺术意境,引人联想。

爱国纯粹,蕴含深远。品味《祖国颂》,使我深深地感动于诗人对祖国的深情厚爱的纯粹,而他笔下那些意象的串联,或者是情景的变换也都更加加深了情感力度,推进了思想深度。如《让我深情呼喊您的名字:中国》,不仅比喻新,还将天安门、长城长江、黄山、黄河等意象串联起来,不但描了祖国的锦绣山川还将其和国家民族命运联系起来,演化出了“我的中国,以泪煮雪的青丝/气贯长虹的风,吹着勇士不屈的头颅闪闪红星,缝补祖国苦难的伤口/在那漂漂的风中……亮的/是您义无反顾铿锵前行的身影”的结论,优美的辞藻、新奇的想象、空灵的境界,蕴含健朗雄壮与婉约深沉,既温文而雅,又壮怀激烈。

我喜爱《祖国颂》,我也喜爱诗人的爱国情深!

名家有约

我深信,每个成功的作家,在他人生独立瞭望的峰峦之间,都能以“发现美的眼睛”抵达文学的堂奥,他遵循真与善的命意,源于他的悲悯情怀、惻隐之心和正义风骨。唯有如此,才能孕育干净纯粹的文字。

我一直认为,在所有的文学文本中,一篇好的散文,犹如在黑暗的丛林中看到火焰般的圣洁思想,在一片浑浊的河水里用语言的明矾回归澄澈,在战争的狼烟中找到一个个令人颤栗的词句。沈俊峰的散文集《在时光中流浪》,就是在他饱尝了人间冷暖、尽观善恶美丑之后,以文学之善、正义之笔,发出的由衷感慨和情不自禁的心灵沉吟。

《在时光中流浪》一书,选取沈俊峰发表于各地报刊的散文合集,并由著名文艺评论家、作家古相作序。全书共57篇散文,既有作者关于童年旧事、青春的启蒙阶段和亲情的忆念以及对故乡人物的素描,又有作者对山水的描画、旅痕的记录,还有作者对生活的深层感悟与思考,是一种不断寻找精神的复归与反探,是一种心灵的放牧与历练,浸透着作者在人世间不断延伸的真情感和无无法克制的文心善意。

该书笔墨清新,始终用真诚的情怀表达自己,令人耳目一新,给人带来感情上的滋润和精神上的抚慰。这与沈俊峰先得敦厚家风、安徽山水之灵气沁润、后在

诗人读诗

古人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玉石要经过精雕细琢,才能成为精致的器物;人要不断学习,才能懂得道理。人的成长犹如一棵树的生长,需要不断修剪才能逐渐走向成熟和完美。身处物欲横流、纷繁芜杂的社会,面对金钱、权利等各种诱惑,再加上欲望、无奈、困惑、苦闷叠加……所有这些都会自然而然地支配着我们的行为,影响着我们的思想,侵蚀着我们的灵魂。我们只有正视自己,认清自己,勇敢地拿起人生的剪刀,不断地修剪自己,去除去身上的残枝败叶,去除周围的藤蔓杂草,才能永葆生命的绿色,才能永放生命的光彩。诗人杨华之从父亲、从桃树那里,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体悟出人生也需要好好修剪的道理——

这是我的过错,和醒悟。自从/父亲离开人世,老家门前那棵桃树/已无人修剪。它枝繁,叶茂/失去了一棵桃树应有的本真:/开花,结果//现在我拿着剪刀、锯子,走向它/我要学着父亲当初的模样,或剪,或锯/除去它枝上多余的部分。然

后/在它日渐光滑的躯干上,划下/一道道伤痕//看着它伤口上流出的泪,或是血/我告诉它此刻所遭受的痛/只是暂时的。也许它不能理解/像曾经的我不能理解:/父亲给我的严厉、挫折——深沉的爱(选自《长江丛刊》2013年第2期)

全诗共有15行,分为三节,每节5行。第一节,醒悟,写父亲离世以后,桃树虽然枝繁叶茂,但既不开花也不结果,责任是在自己没有修剪。“这是我的过错,和醒悟”一句放在首行,诗人既是在自我检讨,又是从“过错”中明白事理,开门见山,引人注目。第二节,实践,写诗人“拿着剪刀、锯子”,模仿“父亲当初的模样”——或剪,或锯,去除多余,以利丰产,并在躯干上划上许多“伤痕”,以产桃胶。第三节,理解,写诗人看到桃树“伤口上流出的泪,或是血”,感同身受“此刻所遭受的痛”,从而理解“父亲给我的严厉、挫折”,那是父亲对儿子“深沉的爱”。

善良的力量——读沈俊峰散文集《在时光中流浪》

□ 陈白云

《中国纪检监察报》主持《人物》《文苑》栏目有密集关系。

作家沈俊峰,拥有比较丰富的工作经历和生活阅历,他在大别山区做过人民教师,在安徽省城合肥当过政工干部,编过文化期刊,后定居北京,供职于《中国纪检监察报》。在漫漫人生行程里,他多次举家迁徙和角色转换,他也遇到过许多挫折和不如意,也有纠结与困惑。但所有的这些“不完备”“不完美”“不理想”,都不曾消解他几乎是与生俱来的那份正直和善良,更没有让他改变一向恪守的积极、热忱和健朗的生活态度。反映到散文创作中,便是其字里行间总有一种春天的气韵,一种阳光的色调,一种清正、激励和向上的力量。

在沈俊峰浩渺的思想世界里,我可以感知到一颗如苏轼般灵魂的安放。他努力探寻着美学、人学、文学,坚决扬弃狭隘、虚伪、庸俗。可以说,该书是作家心灵的流浪,也正如古相所说,该书“虽然展示了多样的社会场景和缤纷的生活画面,但贯穿其中的最基本的主题指向,却是作家对生命历程的深情回眸,对生活馈赠的欣悦收藏、对内心世界的精心打量,即一种穿越时光河流的诚挚的人生盘点和潜心的精神备忘。”难怪作家在全书《后记》里自云:我是始终在文学的边缘转悠。这种状态,我感觉就像是在时光中流浪。就是

人生也需要好好修剪——杨华之《修剪一棵桃树》赏析

□ 李汉超

有条不紊的叙述之中,其艺术表现呈现三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结构的错位。本诗的中心并不在修剪桃树的过程,而是对父亲从严管教的理解,然而,前者花费了13行诗句,后者只用了短短2行。从结构上看,是主次颠倒,是明显错位。可是,这种错位是诗人刻意为之的,收到了言在此而意在彼的表达效果,因为父亲“深沉的爱”难被理解,只有寄寓在修剪桃树的过程之中,才容易被人接受。

二是情境的创设。诗人花了很大篇幅写修剪桃树,从不修剪写到修剪写到修剪时疼痛的过程,这实际上是创设了父爱的情境,为父亲从不被理解甚至误解到被深刻理解提供了类似的生活现场,让置身其中的人幡然醒悟,明白人生也需要好好修剪的道理。这种情境创设是具体可感的,因而它是生动的,避免了枯燥生硬的说教。

三是比兴的运用。比兴是我国诗歌的传统表现手法之一,比就是譬喻,兴就是起兴。比兴常常联用。诗人将父亲对

幸与不幸都有尽头——读冉正万长篇小说《纸房》

□ 李钊

化,纸房村的村民中,有如徐文忠对自然始终保持着敬畏之心、谦卑之心的守护者,也有如李国田那样富有科学知识的的身影,但更多的人却如冉辛维那般,“我觉得有一种东西丢了,但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或许不止一种,而是很多种。我既说不出他们的名称,也不知道应该去哪儿寻找”。

《纸房》的出现绝对不是偶然。冉正万是土生土长的贵州人,故乡的风土人情、奇闻轶事、秀山秀水,都生长在他内心的某个隐秘的角落,只需他一声呼唤,万千人和事便涌上心头,汇入笔尖。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做过八年的地质工作者,见过矿产开发对乡村带来或好或坏的变化,也曾野外勘探时,到过无数过与“纸房”相似的村落。成长工作中的阅历积累在

他心里深深发酵后,丰富着他笔下的黔地世界。脱离地质勘探工作成为专业作家后,他得以摆脱身份的限制,以剧中人和旁观者的两重视角审视过往、当下和未来,用平静客观的语言去叙述小说发生的一切,将自己的观察和对现实的态度融入小说的每一个细节。

《纸房》藏有深深的现代寓言意味,让它成为生活的一面镜子,能照出最真实的模样,也能照出最微小的细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纸房”的境遇不是个别,而是当时中国农村的缩影。透过《纸房》这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在经济大潮涌动的当下,许多村庄都面对幸与不幸的境遇,这其中或许就有我们时时刻刻惦记的故乡。经济发展边界向乡村延伸,诚然会拉

近乡村与城市的距离,改善村民的生活境遇;但与之同来的,往往是自然环境惨遭破坏,精神故乡逐渐消亡,或许还有更多。

当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出现冲突时,我们真的无能为力?其实不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两句话,已经我们提供了高级别价值取向的解决方案。

纸房的幸与不幸都有尽头。当我们幸运的拥有如未发现金矿前的纸房一般美好的事物,却不知道珍惜,亲手将脆弱的纸房毁成地狱,在尽头迎接的必然是不幸;而如果我们所走的每一步,都考虑长远,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和保护自然的关系,那么“纸房”即使暂时遇见不幸,在转角处必然得到幸运的眷顾。

全景式改革开放抒情画卷——《人世间》读后感

□ 蒋平

弱点,那就是放不下高官身份和架子,整天不是办公开会,就是应酬于小圈子,看上去很敬业,实则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从党的执政理念来衡量,显得脱离群众,面对对辈们责难,虽有觉察但又力不从心。反观浑身烟火气,又带着骨气和傲气的草根周志刚,一开始对大儿子周秉义

攀上高亲充满期许,甚至憧憬着全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抄近道实现家族的荣光。而亲家无意间将他精心挑选的两盒茶叶原封不动地退回,将他从梦想抽回原形。他无法解决儿女们身上种种缺陷与自私,尤其要面对这些自私带来的后果时,又将希望寄托在最不平等,但最有孝心的小儿子周秉昆身上,乃至恨铁不成钢,活成

一个“更年期”。《人世间》用沧桑笔触,选择普通百姓的视角,将一个个转型期的家庭塑造得有血有肉,真实可信,直抵现实的难处和痛处。

物质生活的向好,不能掩盖精神方面的贫瘠。全剧大量笔墨,都在刻画周家三代人的婚恋观。家里两位北大高材生周秉义和周蓉,一个膝下无子,一个离异收场,包括第三代女性冯玥,遗传了母亲的叛逆,成了插足别人婚姻的小三。“诚知此恨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恰恰相反,周家第二代,只有从苦日子里熬过后的周秉昆跟郑娟,不离不弃,相伴白头,延续了父母的忠诚基因。如此戏剧化的人生,也是开放大潮中先富起来一部分人的真实

写照。剧中还刻画了孙小宁、冯化成之类习惯靠近道的投机分子,他们的下场都很悲惨。如果说社会责任的不到位,给百姓利益带来侵害,那么家庭责任的不到位,更是给下一代生命留下阴影。十几到二十多年后的今天,都市白领中大量的恐婚、单身、丁克主义,不正是这种创伤的显现么?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是新中国最重要,也是发展最快的时期。一部改革开放史,也是一部新时期的中国奋斗史。《人世间》里展现出的人物群像,都在很好地诠释这一理念,堪称一幅全景式改革开放抒情画卷。

沈俊峰还进行了多方面的尝试和探索,也收获了堪称丰厚的艺术成果。他先后出版了散文集《心灵的舞蹈》、报告文学集《梦如花开》《生命的红舞鞋》、长篇报告文学《正义的温暖》、长篇小说《桂花王》等。他还获得了第五届中国报告文学奖,第七届冰心散文奖,中国报纸副刊作品年赛银奖。《在时光中流浪》显然更接近他的内心世界,更具有善的力量,也更能见出他的精神品质地与散文情怀。

(沈俊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员,获冰心散文奖、中国报告文学奖。作品散见于《新华文摘》《中国作家》《小说选刊》等多家报刊,入选《中国年度散文》等多种选本或中小生读物、中高考试题。出版散文集《在城里放羊》《在时光中流浪》、纪实文学《邓稼先:功勋泽人间》、长篇小说《桂花王》等数种,《桂花王》入选安徽省中篇小说精品工程。)

自己“严厉”的爱喻之为桃树需要修剪枝叶,桃树任其生长不能开花结果,人生不受管教就会一事无成。写桃树需要修剪只是起兴,其目的是为了引出自己理解父爱——“父亲给我的严厉、挫折”,实际上是父亲对自己“深沉的爱”。这种形象化的表达,以事明理,通俗易懂,言简意赅。

杨华之是中国当代诗坛一位比较活跃的诗人,为了生存而打工于东莞,为了诗歌而兼业于南方,他的诗歌真诚而朴素,平叙之中有律动,细微之中见精神,幽暗之中显明亮,常常在读者熟悉的场景之中,投射出来一道温馨的光芒。他的诗饱含真挚的情感与思想,东莞理工学院语言学博士吴士田评价其诗“流淌出语言与思想的清香”。他的诗情景交融,往往以画面营造意境,以画面抒发真情,他说:“诗爆发于画面与动感的瞬间,裂变于有形与无形的穿越。”在茫茫尘世,诗人怀揣芬芳的梦想,攀起心灵的火把,努力穿行在无边黑暗之中。